

春暖花開的時候

姚雪垠著

代出版社

春暖花開的時侯

第一分冊

現代出版社

在大別山下有一個小村莊，三面靠山，一面臨起伏不平的廣漠原野。村莊裏居住着四五戶貧苦農家，幾座低矮的破房躲藏在茂盛的竹子和雜樹中間；香花茨和柘茨密密的將村莊環繞三面，形成了有花有香的天然圍牆。屋後的山坡上長着幾百株桐油樹，如今正開着粉紅花子。桐油樹林外緊接着蔥綠的松樹林，向峯巒綿延的大山上伸展去，籠罩着朦朧烟靄，黑森森不見邊際。從兩個山峯間滾下來一道泉水，在山腰被一塊大石遮斷，隨後又從刀削的石壁上傾瀉下來，成一條小瀑布，銀光閃閃的掛在空中。這泉水在山脚下猛栽進深不可測的小石潭，寶石綠的水面上翻起來白的浪花和水沫。水出石潭，流入小溪，繞過香花茨和柘茨構成的圍牆下，在村前匯成一個大池塘，又淙淙的低唱着奔向原野。池塘岸圍着垂柳，近看柳葉兒鮮明耀眼，遠看像輕輕浮動的煙霧一團。一株葛藤纏繞在垂柳上，柔軟的長條上掛着一嘟嚕一嘟嚕的紫花子，伴着嫩綠的柳枝兒在空中搖搖擺擺，在湛清的水面上曳來曳去。四五株高大的梨樹夾雜在垂柳中間，雪白的花子正開，在微風中散播着淡淡的芳香。一頭閒散的黃牛藏在垂柳的綠蔭裏，用舌頭舐着不滿月的小牛犢，掛在牠頸子下邊的銅鈴嘴發出來慢吞吞

的，安閒而幽遠的叮咚聲音。小牛犢完全被這種溫柔的撫愛和催眠的鈴聲所陶醉，靜靜的跪在母牛的前腿邊，垂着頭，眼睛朦朧的帶着睡意，斜望着地上的芳草和落花出神。

一位帶着孩子氣的農家姑娘，穿一件天藍色的粗布短衫，一條紫紅色的寬筒褲，捲起袖口，露出來一雙健壯的半截胳膊，坐在梨樹下槌洗衣裳。槌衣聲響亮的，均勻的，從青石板上發出來，散入空谷，在松林間起着回聲。有時她好像有所期待的放下棒槌，一面用雙手往石板上搓着衣服，一面抬起頭向村前的路上張望，觀察着從村邊羊腸小路上走過的陌生面孔。其實她並不是在期待着誰的到來，她只是由於生活的突然變化，精神上顯出十分興奮不安。她心裏交織着快活與悵惘的情緒：快活的是她就要開始踏進充滿着熱情與希望的新鮮世界；而悵惘的，一則是她掛心着母親從今後要感到寂寞，二則是她對於這座安靜的小村莊，以及村中的親戚和隣居，起一種留戀的惜別之情。然而這種惜別的悵惘之情畢竟抵消不了她心中的快活和興奮，所以時常在沉思中會忽然忍不住抿嘴一笑。

從池塘邊抬頭向山上望去，望見那被瀑布分開的兩個山峯，一邊是靜寂的黃昏暗影，一邊是跳蕩的金色夕陽。幾隻青灰的水牛帶一羣白羊，舒適的散在夕陽斜照的山坡上，比較稀疏而蒼翠的，低矮的松林中。放牛的孩子們坐在石頭上或牛背上，一問一答的唱着大別山中的古木情歌。歌聲纏綿而淒涼，緩緩的落到暮靄蒼茫的山谷裏，原野上，會使人懷春，使人

憂鬱，引人回憶，又引人起縹渺幻想。洗衣少女本來是不愛唱歌的，但被牧童們的歌聲所感動，也不知不覺的低聲的唱了起來：

三根絲線一般長，

做個飄帶送小郎。

哥哥莫嫌飄帶短，

短短飄帶情意長。

她忘其所的，不能自止的，把這個短短的情歌反復的唱來唱去，手中的棒槌輕輕的在衣服上一一起一落，很自然的給歌聲打着拍子。當山坡上和池塘邊的歌聲都停止時，夕陽已經落下山頭去，天上只剩下燦爛的幾縷晚霞。山鵲和烏鴉成羣的從曠野飛回村莊，在炊煙和暮靄裏肅肅的飛旋一陣，紛紛的落在樹枝上，竹枝上，茅屋脊上；又噪叫一會兒，漸漸的安靜了。

「梅呵，一個年老的女人聲音在柴門外面憂鬱的低聲叫道，『該回來吃飯啦，還沒有洗完嗎？』」

被呼喚的洗衣少女，停下工作，抬頭向柴門望去。雖然聽到這呼喚聲她心中一酸，但她却勉強的用一種帶點頑皮的，快活的聲音回答說：

「媽，你又急了，我還沒有把衣服洗完哩！」

「算了吧，餘下的明天洗吧。」

「你忘了嗎，媽？」少女帶着感情的向母親提醒說，「我今天夜裏把衣服晾乾，明天一清早就跟着舅舅走了。」

母親在門口輕輕的嘆息一聲。停一停，她又自言自語的喃喃說道：

「飛吧，向遠處飛吧！翅膀已經長硬了，要媽也沒有用了……」

這姑娘名叫黃梅，佃戶出身，從苦難中成長起來。遠從曾祖父的時代起，她的家就給城裏的一家姓羅的大戶耕種田地，一代代的用血汗浸潤着山中的土地，度着安分守己的貧苦生活。七年前，在大別山中農民叛亂和流血的時代裏，黃梅的父親和三個哥哥，都被這叛亂的狂潮捲進去，相繼的在叛亂中犧牲掉了。年紀輕輕的小叔父，比她只大有十歲模樣，隨着叛亂的主力突圍西去，以後也杳無消息。母親帶着她從死神撒下的血腥的網眼裏逃出來，遠

遠的離開故鄉，到靠近平漢鐵路的一個小城中暫時住下。母親有時給人家洗衣服，有時又替成衣舖或鞋舖做一點零碎針線，母女倆過着和叫化子差不多的飢餓生活。後來遇着一位同鄉把母親介紹進當地女學校做了娘姨，生活從此才安定下來。在大別山的暴風雨時代裏黃梅原受過兩三年小學教育，曾被那些造反的村人們誇讚爲「少年游擊隊」的優秀隊員。如今這位佃戶的小姑娘也做了這女學校的貧苦學生，常常在同學們面前遭受白眼，在下課後還要含着淚幫母親做點兒雜活。夜間，黃梅點着燈拚命讀書，而疲倦的母親就在她背後的黑影中躺着流淚，思念着死去的丈夫和孩子，思念着居住了幾代的小村莊。有三年工夫，母親迅速的衰老起來，而黃梅長成一個可愛的少女了。她以自己的聰明和能幹，在同學中很出風頭，贏得了一部份同學敬愛。但有的同學嫉妬她，有的因和她的思想見解的不同而疏遠她，討厭她，有的因她母親的地位而瞧不起她，這些「反對派」常常在背前面後用種種方法譏諷她，提醒她別忘了她自己出身貧賤。她常常同這些同學們發生衝突，越鬥爭越變得倔強起來。

到逃難出來的第四個年頭，黃梅已經是初中三年級的優等學生。這年年底，正當西安事變發生時候，學校裏起了一次小風潮，黃梅被學校開除，母親也連累着被解僱了。於是她們嘗受了不少的艱難困苦，重回到故鄉來了。然而她們雖然有故鄉，幾代的血汗灌澆着故鄉土地，但土地和房屋都是屬於地主的，如今回來後仍然連一塊訂老鴿的垃圾也沒有，只好到王

家畝寄住在舅舅家裏。舅舅王有富是一個走樹下怕樹葉兒打頭的老實人，一面耕種着自己的小片田地，一面做羅家的世代佃戶。在大別山暴風雨時代裏他和他的孩子們都沒有參加叛亂，以他的安分守己和忠誠勤苦博得地主的信任和歡心。

地主羅香齋在縣城裏是一位老派紳士，操守廉潔，作事情很有魄力。不過他所以能成為全縣最有聲望的老紳士，主要的是依靠他的家產大，門第高，和當年鎮壓農民叛亂時的努力和功績。當在長毛作亂的時候，羅香齋的祖父以舉人身份在地方上團練鄉勇，立過戰功，受到曾國藩的特別賞識，羅氏的家聲從那時起就顯赫起來。父親雖然沒有功名，却能守成，也算是一個正派的地主和讀書人。在軍閥混戰和土匪如毛的時代裏，他的老父親因受了土匪的驚駭死掉，家道中衰了十年的光景。大別山的暴風雨起來之後，羅香齋變成了本縣的民團領袖，從無數反叛者的血泊中建立起他自己的威望和地位。暴風雨一過去，羅香齋因為身體多病，不願多過問地方事情，就把兵權交給他提拔起來的親信人物，自己掛了個慈善會會長名義，半隱居了。

羅香齋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名叫羅照，已經結了婚，生了孩子，閒住在家中不務正業，羅香齋常常罵他是不肖逆子。第二個兒子叫做羅明，抗戰前在北平一個大學讀書，北平淪陷後才逃回來。他今年只有二十二歲，承受了父親遺傳給他的剛毅和豪放性格，

却不同意父親的許多見解。爲着種種見解的出入，父子間不斷的發生衝突。但羅明是羅香齋希望所寄的好兒子，自幼就受着父親寵愛，因此父親對他的活動並不採絕對的干涉政策。「一切都由你，你們是新時代的人物了。」父親總是好用這句帶有諷刺意味的話再加上一聲嘆息，結束每次兩人間的當面衝突。

雖然黃梅的父親和哥哥們曾經參加了農民叛亂，同羅家爲敵，但羅香齋對老佃戶留下的寡婦弱女却並不記仇。因爲幾代的東佃關係，羅香齋想起來她們時常不免引動起惻隱之心。自從黃梅和她的母親返回山中，老主人曾經囑咐人給她們帶幾次口信，叫她們進城去讓他見見。倔強的黃梅總把老主人的好心關照看做是貓哭老鼠，一年多來同母親只去過城裏一次。那是在兩個月前，羅香齋的母親下土時候，羅家派人來接黃梅的母親去幫忙做活，並要黃梅一道去城裏玩玩，說是一家人都很想她。舅舅和表哥們都堅持着她母女倆應該進城一趟，母親也答應了，黃梅雖竭力反對，但胳膊扭不過大腿，終於被母親和舅舅拖進城去。看見自小就被她全心敬愛的母親突然甘心向主人低頭，甚至內心裏希望着主人調濟，黃梅傷心得幾乎要痛哭起來。從小孩子的時候起她就懂得了反抗和憎恨，經過的苦難愈多，她從父兄隣人們接受的某種思想愈變得強固和鮮明。許多年來，她不僅把羅香齋當做永遠不能妥協的「先天」敵人，甚至每次想起來小時候常常欺侮她的羅明兄妹，也憤恨得咬牙切齒。

但經過這一次進城之後，黃梅對羅香齋一家人的看法有不少改變。她看見羅明同他的父親並不一樣，前者是一位有熱情和正義感的進步青年，後者依然是典型的封建地主和紳士，父子間時常的發生衝突。羅明的哥哥羅照變成一位毫無出息的敗家公子，整天在外邊吃酒打牌，有時候徹夜不歸；但他的太太卻是一個值得同情的溫柔少婦，除丈夫和孩子之外她不知道生活着還有另外的什麼希望。黃梅特別喜歡羅明的妹妹羅蘭，她已經是一位懂事的少女，美麗而有天才，充滿着幻想，略帶着憂鬱，同羅明一樣有新的頭腦。每一次羅明同父親衝突起來，羅蘭總是站在她哥哥一邊。在寒冷的飄着雪花的晚上，黃梅常看見他們爲着救國的工作出去開會。在初春細雨的日子裏，她看見過他們在泥濘中遊行宣傳。起初她對於他們兄妹兩人的行動深感驚奇，隨後朦朧的看出來他們所從事的是一種新鮮的英雄事業，暗暗的對他們的活動發生了羨慕和崇拜。

有一次羅明問她願意不願意參加他們的救亡工作，這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使她十分發窘，登時臉頰飛紅，不知道如何回答。在惶惑中鏗聲的沉默片刻，她口不隨心的喃喃答道：

『俺，俺不配……』

『你這話真奇怪，』羅明摸不着頭腦的說。『你反對救國麼？』

這位鄉下姑娘本來對羅明所談的救亡工作並不理解，也沒有反對意思，但經羅明一逼，

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勉強的回答說：

「我既不配反對，也不配參加。」

「爲什麼不配參加？」

「因爲國家是你們有錢人的國家。」

「哈哈哈哈哈……」

羅明和他的妹妹忍不住大笑起來。羅蘭笑得流出眼淚，揮着手連聲叫着：

「真有趣！真有趣！有趣極了！……」

「這道理本來很明白，」被羅蘭一笑，黃梅心中老不痛快的解釋說，「窮人們連飯都沒有吃的，沒工夫管別的事情。」

「那麼萬一國家亡了呢？」羅蘭搶着問道。

黃梅對於這問題從來不會仔細的考慮過，現在真有點茫然起來。她幾次打算着這樣回答，就是，不管誰治理中國，窮人同樣的沒有幸福，但她終究沒勇氣吐出來這點意見，倒不是怕吐出來會落得個什麼罪名，而是她自己對於這一點老信念已經在開始動搖。近幾天來她已經同他們在精神上發生了某種連繫，已經朦朧的覺出來他們所從事的救國活動是一種她所羨慕的英雄事業，他們的人格是高尙的，思想是進步的，當然不可能再像從前一樣的仇視他

們。澈頭澈尾的反對他們。黃梅搓着手掌想了想，想不出一個使自己滿意的明確見解，便笑一笑，爽快的回答說：

「我並不反對救國，不過我不曉得我能做什麼工作。」

羅蘭立刻抓住了黃梅的手，找不出適當的話語表達她的心中快活。她像一個孩子似的在地上跳着，望着黃梅的眼睛叫着說：

「那麼你就留在城裏吧！留在城裏吧！……」

黃梅感動得說不出話，輕輕的點點頭，但跟着又把頭搖了一下。

「救國並不是某個階級的事情，」羅明向她講解說，「人民生活的改善，社會的進步，都和民族的解放密切相關，不能分開……」

黃梅低下頭去，靜聽着羅明反來復去的講解着救國道理。有時她抬起臉孔來向羅明兄妹看一眼，有時咬一咬嘴唇，有時表示領悟的點點頭或微微一笑，但不敢再說一句話，像一個小學生站立在老師的面前聽訓一樣。羅明的理論她雖然還不能澈底了解，但是她感到每句話都非常的新鮮而有力，她不能從他的話裏發現出一點毛病。當羅明的解釋結束之後，她的腦海裏仍然在盤旋着這一個極簡單而又極實在的，放着光輝的樸素道理：

「在目前，我們是面對着一個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作戰，民族的利害遠超過了階級的利

害，各階層都應該團結起來。」

她的思想從根本上發生動搖了。在從前，在她的童年時代，她聽到的口號是「階級利益高於一切」，而現在聽到的是「民族利益高於一切」，難道「階級利益」和羅明所說的「民族利益」不是互相衝突嗎？她頓然間無端的悲哀起來，覺得幾年來世界在她的周圍飛快的變化着，躍進着，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無情的把她拋棄掉了……

『你到底怎麼決定呢？』羅明望着她親切的問道。

她沒有回答，低下頭去，兩滴莖豆大的淚珠子滾到眼角。停一停，她用了很大力氣才把頭微微點一下。

由於羅明們在城裏的工作還沒有展開，黃梅在羅家殯過老太太後又跟着母親回到鄉下。兩個月來她在舅舅家裏期待着換一種新生活，從她那樸實的心坎上產生了許多天真的樸實夢想。她夢想着她將來也會整天整晚的忙於開會，宣傳，演劇，講演，還有許多她所不很清楚知道的救國活動。她常常一個人坐在池塘邊或山坡上沉思默想，有時想着她的未來生活，有時想着她新近才曉得的一套理論。她不是那種愛好空想的女孩子，因此她能把新近曉得的理論同她所接觸到的許多現實問題連在一起去仔細思量，時常發現新問題；發現的愈多，理解

的越發深刻。從城裏回來時羅明送給她六七本抗戰小冊子，她起初亂讀一氣，巴不得把所有的小冊子都一口吞進肚裏，隨後她挑出兩本最重要的從頭到尾仔細的讀了一遍。於是，很快的，明確的認識，新的信仰，在她的心裏建立了。

她懂得了新的道理，感到了十分驕傲，常常將這種新道理向周圍的人們講解。人們雖然被生活的重担壓得喘不過氣，但對於在遙遠地方打仗的事情也很關懷，閒的時候很高興聽她講解，向她打聽着戰事消息，因為她是王家畈方圓左近十里內唯一的有學問的。只有母親對於黃梅近來的變化有點擔心，常常想起大別山暴風雨時代的陳舊記憶，憂愁的嘆一口氣。『梅阿，』她哽咽的說，『我只有你這一個命根子，別再讓媽媽傷心吧！』黃梅聽了母親的話就頑皮的笑起來，回答說：

『媽，你放心，救國是並不犯法的。』

『不犯法，』母親懷疑的小聲說，『到犯法的時候就遲誤了。』

『你真是糊塗！難道救國不是應該麼？』

『世界上「應該」的事情很多，可是媽只剩下你一個親人了……』母親忽然落下眼淚，低下頭抽咽起來。

今天午飯後羅明同一羣學生來鄉下宣傳，說城裏辦了個抗敵工作訓練班，希望黃梅去城

裏上學，生活費由他供給。黃梅立刻眼眶裏充滿了感激與興奮的熱淚，毫不遲疑的答應了他。母親對女兒的進城雖然不放心，但既是小主人親自來叫，也只好勉強同意。她決定暫且把這隻悶得可憐的鳥兒放出去，半月後她親自到城裏瞧一瞧，如果瞧出來有什麼不妥，她隨時把鳥兒叫回籠來。半天來黃梅一直在忙着整理行李，到現在才開始洗她明天要帶走的幾件衣裳。她心中充滿快活，一片燦爛的夢想在面前的水上蕩漾，像夕陽一樣的閃着金光。

天上的雲霞變成了暗灰色，慢慢的溶進黃昏的山影和暮靄裏。農人們背着鋤，牽着牛，從田裏走了回來。牧童們高聲的嚷叫着，不斷的揮着鞭子，把牛羊趕回各自的茅舍去。林間的宿鳥已經寂靜，只偶然帶着睡意的拍一下翅膀，或發出一聲兩聲的夢中嚶語。人們都開始吃晚飯了。

黃梅的大表哥端着飯盤走到池塘邊，向她說道：

「梅，吃飯啦，還沒有洗完嗎？」

「不要等我。我不洗完決不吃飯。」

「難道明天太陽就不再出來麼？」

「不。今晚上得把衣服晾乾，明天清早就走了。」

「不是說你後天才走麼？」

「那是我媽的意思，可是我明天非走不成，巴不得立刻就進城上學！」她把「上學」兩個字說得特別重，隨即又帶幾分驕傲的抿嘴一笑。

第二天黃梅早早起來把搭在風地裏吹乾的衣服疊好，把應該帶走的行李都收拾停當。吃過早飯，舅舅王有富背一個大包袱，黃梅背一個小包袱，約摸在十點鐘左右趕到了城內。一進羅宅內院，羅家的老媽子和小丫頭就咕咕哈哈的笑着迎上來，把他們的包袱接住，說姑娘正坐在後邊書房裏盼着他們。小丫頭一面握着鼻涕一面往書房跑去給羅蘭報信，老媽子陳嫂搬過來一條板凳讓黃梅就在天井中坐下休息，舅舅到前院中和羅家的一個老夥計蹲在一起吸起煙來。羅家的宅子又古老，又寬大，加以人口稀少，老主人近幾年又愛清靜，黃梅一坐下便感到陰森森的，空虛而又淒涼，壓迫得她不能夠自由呼吸。她看見羅蘭的大嫂所住那三間西房也很奇怪：窗在關着，門在掩着，裏邊只有床上發出的人轉動身子的輕微聲音。『也許她病了，』她心裏說，不過她沒有敢向老媽子詢問，眼光又移向別的地方。

跟着小丫頭匆匆的從後院跑了出來，羅蘭三步併成兩步的跳到黃梅面前，伸出來又嫩又白的小手去歡迎她的客人。這位鄉下姑娘對於握手禮很不熟練，在急迫中站起來，把一隻黧黑的粗壯的左手惶惑的伸給對方，同時臉上泛起一陣紅，喃喃的笑着說：